



小樽高等商業学校	
圖書部	
總 二 五 八 三 號	六 一 冊
四 七 號	九 門 三 部



八十四家評點

# 朱文公楚辭

## 集注

聽雨齋開雕

楚辭集注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自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三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流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

楚辭集注

聽雨齋

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  
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與古聖賢  
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  
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栢實和  
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  
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  
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  
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  
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糗并  
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  
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  
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  
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媧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  
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

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  
驚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兼  
葭白露中耳

朱熹曰山鬼一篇謬說甚多不可勝辨

徐禎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爾時高吟九  
歌招隱醉一樽呼三閭大夫當應聲或出

金蟠曰吳投子胥於江吳人謂為水仙楚逼靈均於江  
楚人亦謂為水仙其思慕致耶抑忠鬱之氣當爾也夏

丘門蕪江潭猶昨所謂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隴嗚呼  
傑哉

聽雨齋開雕

楚辭集注外傳終

楚辭

屈原列傳

漢司馬遷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  
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

屈原自太史公作屈

楚辭集注

聽雨齋

原傳其文  
便以離騷

其詩作騷

一節說雅

漢書賈逵

廢之者

也

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謗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

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  
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贄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  
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  
尚而設詭辯於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金罍曰秦  
人節節計  
楚人若著  
海筆如如  
見其教事  
之樂從人  
物之化工  
也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  
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  
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  
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  
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

屈平之曰  
然之得則  
也

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剄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過也。易曰。井渫

王孫曰。懷王在子孫。謂項王也。用之而信。屈平所謂。皆楚人。

之性者

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我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  
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  
墨窵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刑  
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繇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  
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  
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變白而爲黑兮倒上而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糅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我所臧任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  
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  
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  
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  
心而自強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

詩國曰  
法照宮極  
緊

昧而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  
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陰恒悲兮永歎慨兮世  
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  
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  
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  
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

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  
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  
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  
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董份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遺文撫拾今古當武

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

茅坤曰以議論行敘事體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之金蟠曰人君無愚智賢不肖一段忙中著閒然却是極得力處一篇筋骨從此聳振至於楚事原事出入離合不可端倪但令讀者惟恐易盡耳

楚辭集注目序

朱熹較定

卷之一

離騷經

屈原

卷之二

九歌

屈原

卷之三

天問

屈原

卷之四

九章

屈原

卷之五

遠遊

屈原

卜居

屈原

漁父

屈原

卷之六

九辨

宋玉

卷之七

招魂

宋玉

大招

景差

卷之八

惜誓

賈誼

弔屈原

賈誼

服賦

賈誼

哀時命

莊忌

招隱士

劉安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較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

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

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各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括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

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新安朱熹序

聽雨齋開雕

楚辭集注目序終

楚辭集注

目序

聽雨齋

批評楚辭集注姓氏 計八十四家

司馬遷 班固 劉向 楊雄

王逸 曹丕 顏之推 顏延之

蕭統 沈約 江淹 庾信

劉勰 鍾嶸 李白 韓愈

李賀 柳宗元 杜牧 顏籀

劉知幾 賈島 皮日休 洪興祖

蘇軾 蘇轍 朱熹 祝堯

高似孫	汪彥章	陳傅良	劉辰翁
巖羽	葉盛	李塗	王應麟
姚寬	張銳	洪邁	樓昉
蔣翬	桑悅	何孟春	馮覲
胡應麟	姜南	朱應麒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王廷相	茅坤
楊慎	許國	王世貞	汪道昆
王慎中	劉鳳	余有丁	董份

李贄	孫鑛	李廷機	郭正域
馮夢禎	焦竑	黃汝亨	陳深
張鳳翼	葛立方	吳國倫	張鼐
鍾惺	陳繼儒	張之象	呂延濟
黃道周	陳仁錫	蔣之華	蔣之翹
陸時雍	金蟠	宋瑛	陸鈿



楚辭集注總評

司馬遷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

班固曰宏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

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

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

王逸曰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

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

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自虧其高明而損其清白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

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搴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邵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邱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

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曹丕曰。優游緩節。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

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蕭統曰。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

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

沙之志。吟潭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

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揚雄。崔蔡之徒。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

又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各相慕習。原其

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

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

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前。雕蟲篆刻。其體三

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儻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

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玩而未覆者也將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

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天。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

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

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  
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  
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  
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  
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  
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李白曰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韓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  
嚴謹左氏浮誇易法而奇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  
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  
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  
之穀梁以勵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  
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  
之太史以著其潔

杜牧曰騷之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辭時有以激發人意

賈島曰騷者愁也始乎屈原為君昏亂時寵乎讒佞之臣含忠抱素進於逆耳之諫君暗不納放之湘南遂為離騷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變風而入其騷刺之貴正其風而歸於化也

劉知幾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

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虛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因可以方駕董狐俱稱良直者矣

皮日休曰屈原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是後詞人撫而為之若九辯九懷九嘆九思其清怨素艷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一羽者也

蘇軾曰楚辭前無古後無今

又曰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蘇轍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洪興祖曰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揚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

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又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嗚呼哀哀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



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

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同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

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內。今其大無垠。無滑而魂。今彼將自然。壹氣孔神。今於中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卑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

朱熹曰。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

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又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樣。

又曰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又曰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

又曰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故今不復以累篇褻也。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耶愚按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十五國之先既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情止義有動吾夫子之聽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雖世號楚辭然

賦之義實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則二南之意可復見於見矣。

又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麗而義可則也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

高似孫曰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

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消長有觸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古今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蔽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為者乎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風雅頌而為離

騷子長易編年而為記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為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李塗曰楚辭氣最悲

葉盛曰離騷源流於六義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詞不迫

蔣彙曰詩文有不從楚辭出者縱傳弗貴也能於楚辭出者愈玩愈佳如太史公文李太白李長吉詩是也何孟春曰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始多其詞

雖淡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意猶有存者。

又曰。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元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姜南曰。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

遷出於尚書春秋。

李夢陽曰。史稱班馬。班實不如馬。賦稱屈宋。宋實不如屈。屈與馬二人。皆渾渾噩噩。如長江大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者也。

何景明曰。遼國臣有雪菴和尚者。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未已。又讀。讀終卷。乃已。眾莫測其云何。嗚呼。若此人者。其心有與屈大夫同抱隱痛者矣。

又曰。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茅坤曰。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作。並列之。以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

叔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

朱應麟曰。楚辭皆以寫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為感傷。如入虛墓。而聞秋蟲之吟。莫不咨嗟嘆息。泣下沾襟。

王世貞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則不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至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

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  
簞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為不足被金石  
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  
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  
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  
又曰三閭家言忠愛排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

又曰離騷每令人覽之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  
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泣俱下情事欲絕  
又曰雜而不亂復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侏  
放而有致其所以為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尚少豁  
逕班張而下愈博愈晦愈下  
劉鳳曰詞賦之有屈子猶觀游之有蓬閭縱適之有溟  
海也

胡應麟曰離騷風雅之衍詞賦之祖也



孫鑛曰。自古文章家不掩其情質者。屈子一人。

又曰。古文之必傳者。如雲蒸霞蔚。石皴波紋。極平常。極變幻。却自然天成。不可模倣。若可倣者。定非至文。賈生小山得騷之意。而自出機杼者也。以後倣之。愈似去之。愈遠。紫陽作集註。芟去諫懷歎思四篇。極是。陳深曰。離騷變風之遺也。與比賦錯出成章。驟讀似未易瞭。細玩井然有理。

黃汝亨曰。儒家談文。則莊騷並稱。云間或以莊生浩蕩。

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洗洋幻眇。不可訓。屈騷所稱古連類。與經傳不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情。莊生游世之外。故清濁一流。醉醒同狀。奇幻於寰中。標旨於象先。而屈子以其獨清獨醒之意。沈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溷濁。六合之大。萬類之廣。耳目之所覽。觀上極蒼蒼。下極林林。摧心裂腸。無之非。是辟之深秋。永夜。淒風苦雨。鬱結於氣。宣鬯於聲。皆化工。豈文人雕刻之末技。詞家模擬之豔詞哉。馬遷讀莊生書。

而歸之寓言此可與言騷也。已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其情而非其才。誼之泣以死也。又其甚者也。亦猶晉人者之嫉物輕世也。莊之流也。相如因緣得意媚於主上。所為子虛大人之篇。都麗寥廓。乏於深婉。其情可知矣。道不同不相為謀。嗚呼。此反騷之所以作也。儒者探易之幽而參於莊。諷詩之深而參於騷。參於莊可以羣。參於騷可以怨。其庶幾矣乎。

陳繼儒曰。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沈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

又曰。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黃道周曰。屈宋而下。以至班揚左馬之流。而及張蔡。懈谷之竹。遞宣楚澤之蘭。互蒨。莫不鏗其鉅響。樹為宏。

標

陳仁錫曰。以原比之左氏相如楊雄莊周。可謂寬極。以

宋玉劉向王逸諸人作。合為楚辭。可謂辱極。

蔣之華曰。原抱嘉猷。賈鴻術。以圖議國政。使王舉國聽之。管晏之業。不足語矣。何信讒見疏。漸至逼逐。原之素志。竟不知發洩何地。將據忠一諫。得剖心殿陛。不失為比干。而君顏不可望。將去此故都。完身草莽。不失為微子。而宗國其永懷。將佯狂朝市。悲歌浩歎。不

失為箕子。則慮指為廢人。而卒不見用。憂心孔棘。若之何。而後可耶。不得已。而一腔熱血。灑之為腐墨。數行。故今之讀其詞者。但當悲其志。哀其遇。歛歛再四。泣下可也。

陸時雍曰。風雅既湮。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為不可經哉。得聖經存。無聖經亡。十五風。不折衷於孔氏之門。其或存。或亡。亦久矣。騷之存而不沒。騷自

足於存世也。或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足稱耳。然則謂騷不經，謂騷之不止於禮義，謂騷之不止於禮義，則謂愛君憂國顯忠斥佞之非禮義也，非持世之論也。

又曰：厲言類規，溫言類諷，竅言類詆，狂言類號，聆其音均可當浪浪之致焉。要一發於忠愛，雖激昂憤懣，世莫得而訾也。

又曰：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轉深至，情弗及也；嫵媚致弗及也；古則藁鼎秀則芙蓉，色弗及也。所及者亦三：氣清骨峻，語渾清則寒潭千尺，峻則華嶽削成，渾則和璧在函，雙南出範。

宋瑛曰：左氏羽翼春秋，屈氏羽翼風雅，一也是宜以離騷作詩傳。

陸鈿曰：謂楚辭語多亂多複多不經非也。熱中展轉自不覺語言無端而至於此。

蔣之翘曰：予讀楚辭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荆卿

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悽惋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叫濕。殘燈照愁。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豔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披錦繡。佩琳琅。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華。仙韻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緱山最高峰。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金蟠曰。天賦屈子之才。必有是著作。天賦屈子之性。必

有是沈抑不困。阨烏乎激。龍門子長之論。是已向使。以如是之才。不為文章。而為事業。以如是之性。不使懷憤。而使效忠。所表建當何似耶。故君子讀楚騷。不能不再三歎也。

又曰。南華離騷。皆古今奇絕之文。而後人於六經之後。並尊為經。夫經常也。奇而不可越。乃常也。讀南華。使人不敢萌利達之心。讀離騷。使人不敢忘生民之意。

又曰忠蓋語易腐。偏佚麗。懇切語易戇。偏婉轉寄諷。語易諧。偏雄峭。所以風雅道學之家俱不可廢。又曰。屈子去古未遠。世事猶稀。其臚列衍奧已如是。使生於漢唐宋後。與懷捉筆更安極耶。又曰。恨不得屈子當年圖議政事。應對賓客。諸辭令一併讀之。當不僅射父倚相等埒。

聽雨齋開雕

楚辭集注總評終

楚辭集注卷之一

朱熹集註

離騷經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曰屈。曰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

焦竑曰。讀騷且未觀文詞。只其題引使末。覺百端交。集。歐陽修。有昭矣。元和中。纂。云。景氏有。